

中国 好故事

用优美的故事传播伟大的思想

The Story
of China

王伟主编

九大故事名刊主编
联袂推荐

- 马亚平 《上海故事》主编
毛晓青 《山海经》主编
陈少龙 《中国故事》主编
吴军辉 《百花·悬念》主编
邱牧 《今古传奇·故事版》主编
芦美荭 《百家故事》主编
张道文 《中华传奇》主编
汪梅田 《故事林》主编
金伟 《古今故事报》主编

玉蝴蝶

杨友著



中国 好故事

The Story
of China

王伟主编



玉蝴蝶

杨友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蝴蝶/杨友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12

(中国好故事)

ISBN 978-7-5008-5384-8

I.①玉… II.①杨… III.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5861号

玉蝴蝶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葛忠雨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45461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楠海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25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父母习文练武，一点即透，不仅知书识礼，还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徐大侠视爱女如掌上明珠，上门求婚者甚多，他却未肯轻易许人。

徐大侠身边有两个徒弟，大徒弟姓宋名雨川，二徒弟姓朱名云飞。两个徒弟同年，21岁，宋雨川大朱云飞两个月，均是英俊少年且又聪明干练。两个人跟师父学武练功专心致志，你追我赶，毫不懈怠。三更灯火五更鸡，无论酷暑严冬，二人苦学苦练，功夫不分高低上下，深得徐大侠厚爱。面对两个心爱的徒弟，看着含苞吐蕊的女儿，徐大侠心中早有打算——欲将女儿终身托付其一。但徐大侠一时拿不准主意。有一天，徐大侠把这桩心事对女儿水莲讲了，要女儿自己选定。水莲姑娘听了心中自然高兴，她对两位师兄钟情已久，只是两位师兄对她一般好，而两位师兄的品貌、武功又难分



高下，彼此又各有所长，所以平时她对两位师兄的感情从来都是不偏不倚。老爹爹要她自己拿主意倒让她感到为难了。于是，便红着脸说：“女儿年幼无知，终身大事但凭爹爹做主……”徐大侠也觉得终身大事不可草率，便将此事暂时放下，待日后再议。

数日后，徐大侠将两个徒弟叫到跟前，面带微笑说：“你兄弟二人跟我学艺多年，与老夫亲如父子，老夫有一心事要与你兄弟二人讲明……”

两个徒弟齐声说：“愿听师父教诲……”

徐大侠说：“老夫年事日高，欲将你们师妹水莲的终身托付你们兄弟之一。但此事老夫甚感忧虑，故此，老夫今日把话对你们讲明：日后水莲无论许给谁，你们师兄弟之间都不可为此心生妒忌而反目成仇。老夫之意并无偏倚，只是一女二男只能一为婿一为徒。为婿者勿骄，为徒者勿馁。要一如既往，兄弟和睦相亲，同心协力，同甘共苦，万万不可做负心小人，背弃兄弟情义做出卑鄙可耻之事……”

宋雨川和朱云飞一齐跪倒在师父面前，两个人都发誓赌咒地说：“若违师训定遭雷劈！”

徐大侠说：“好！快起来吧，这样老夫就放心了。言必行，信必果，你们绝不可食言！但目下老夫尚未拿定主意，待日后老夫将当年与荆妻的定情宝物蝴蝶玉佩作为水莲订婚信物交给谁，亲事即算妥当……”

半年后，徐大侠又将两个徒弟招至面前，对两个徒弟说：“今有一事与你们商议，因此事关系重大，老夫不敢轻率——老夫有一位挚友陆大人在京为官，近日奉朝廷之命到江南任巡抚，不日就要离京。前日差人送来书信，信中言道，江

吧……”

在师父的几位朋友和街坊邻居的帮助下，水莲和朱云飞的婚礼办得十分节俭。婚后小夫妻恩恩爱爱，相敬如宾。水莲的心情也渐渐安定下来。虽然病父在床，生活又很清苦，但毕竟诸事有了依靠。朱云飞不仅对水莲倾心相爱，对一切全无知觉的师父也竭尽孝道，给师父喂饭、换洗衣服被褥、端屎端尿，胜过亲父。水莲从心眼儿里感激，对丈夫更是十分敬重和疼爱，两口儿亲亲热热有情有义，水莲心中也有了许多的安慰。

3. 长亭杀师弟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陆大人江南巡察三年期满还朝，宋雨川也回到了保定府。水莲见了大师兄不觉一阵悲痛涌上心头，扑进大师兄的怀中便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宋雨川见水莲哭得悲悲切切不免心中一惊，忙问道：“师妹，家中出了什么事？”水莲只是啼哭，满心苦楚想对大师兄诉说却说不出来了。朱云飞眼含泪水，哽咽着对宋雨川说：“师兄，你这一去三年，好叫人想念啊……你走后不久，师父突染怪疾，瘫哑在床，已不省人事。我和师妹多方求医，终不见效，如今，师父已成废人了……”

宋雨川听罢大惊失色，跑进屋里跪在师父面前痛彻肺腑地大哭起来：“师父！徒儿随陆大人下江南一去三载，实指望回来后师徒团聚，徒儿要好好报答师父教诲之恩，没想到您老连一句话都不能跟徒儿讲了，岂不是痛杀徒儿……”宋雨川长跪不起，哭得痛不欲生。水莲和朱云飞将师兄搀起，劝慰师兄不必过于悲痛，事到如今哭也无益，保重身体要紧……



宋雨川痛哭多时后，又抽抽噎噎地向师弟师妹问了些师父病后家中情况，朱云飞便将师父赠他蝴蝶玉佩之事及他与水莲成婚的前后经过讲给了师兄。宋雨川听了低头沉默许久，长叹一声道：“师弟师妹情结连理乃大喜之事，愚兄未能亲为师弟师妹操持，深感愧疚，让师弟师妹受委屈了……”

朱云飞说：“师兄说哪里话来，我和水莲也是为了照顾好师父和生活方便才草草成婚，师兄不必多想了……”

宋雨川一连数日守在师父身边，伺候饮食，端屎端尿。水莲说：“师兄连日劳顿，好好休息几天吧。”宋雨川说：“也好，为兄刚刚回来，倒也想看看城里城外的几位朋友，待过几天后，再回来在师父面前尽一点孝心吧。”

宋雨川在城里城外拜访好友盘桓数日，回来后又伺候师父月余。那天晚饭后，宋雨川对朱云飞和水莲说：“师弟师妹，看来师父之病已回天无术，为兄理应在师父面前尽孝，但如今师弟师妹已成家立业，自然能够妥帖照顾师父。师弟必然竭力尽半子之劳，对此我也就放心了。再说，如今不比当初，为兄也觉得生活多有不便，况且为兄江南一去三载，家中父母必然惦念不已。为兄明日就要回转故里，你们也不必挽留了，日后每年必来探望师父，望师弟师妹夫妻同心，相亲相爱，偕老百年……”

宋雨川离开保定府这天，朱云飞和水莲含泪将宋雨川送至十里长亭。在一个岔路口宋雨川停了下来，双手抱拳对朱云飞和水莲说：“师弟师妹就请留步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如此难舍难分最终也要分别呀……”

水莲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伤感，一头扑到宋雨川胸前哭得泣不成声：“师兄，从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小

妹实实在难舍兄妹之情啊……”

宋雨川拉住水莲的手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强忍悲痛安慰水莲说：“师妹不必如此悲伤，你我三人兄弟、兄妹之情胜似同胞骨肉，为兄何尝愿意离开你们？但世间聚散离合本是常事，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师妹、师弟你们请回吧……”

水莲心如刀绞，朱云飞连连唉叹，两个人都背转过身哭得泪水涟涟。就在这瞬间，宋雨川刷地抽出钢刀用力向朱云飞的后颈砍下去，毫无防备的朱云飞未及出声头颅便滚落在地！

水莲被这突然的惊吓吓得魂飞魄散，“啊”了一声扑通倒在地上昏死过去……

宋雨川急忙走过去抱住水莲连声呼唤：“师妹，师妹，你醒醒啊……”宋雨川呼唤多时，水莲才慢慢地苏醒过来，两眼望着地上丈夫的人头浑身战栗不止，哭得震天撼地，手指着宋雨川咬牙切齿地骂道：“宋雨川！你好狠毒啊！父亲将我许配朱云飞，想来你必定是心生嫉妒，梦想杀死师弟要夺师妹，你真是痴心妄想！似你这等不仁不义的恶徒，丧尽天良，竟置师父之恩德师兄弟之情义于不顾，做出这样伤天害理之事，真是十恶不赦！杀夫之仇，不共戴天，此仇不报枉在世上为人……”水莲说罢飞身站起拔出钢刀恶狠狠地向宋雨川砍去！

宋雨川纵身闪出圈外，对水莲拱手道：“师妹暂息雷霆，但听雨川一言……”

水莲满腔怒火，瞪着血红的眼睛骂道：“我与朱云飞夫妻恩爱，情同鱼水，你如此凶残地杀害了我的丈夫，还想花言巧语蒙混我，我岂能听你的鬼话？今日必定与你拼个死活！”水莲说着抡起手中的钢刀一个飞旋直奔宋雨川的头上砍来。宋雨川只得用刀架住，左右躲闪，口中连说：“师



妹，师妹，待为兄把话说完，杀刚任你……”水莲哪里容得分说，又抡起钢刀扑向宋雨川。宋雨川见水莲恨得咬牙切齿，已摆出要与他决一生死的架势，只得小心一边招架一边后退准备脱身。此时的水莲恨不得立刻将宋雨川碎尸万段，见宋雨川欲夺路而逃，情急之下将手中的钢刀狠狠地抛向宋雨川！宋雨川将头一歪，只听耳边“嗖”的一声如一缕冷风吹过，耳根部“刷”地蹿出一股热血！宋雨川急忙转身跳出圈外夺路而逃，地上留下一只冒着鲜血的耳朵……

4. 母子走江湖

水莲与朱云飞成婚一年多，小夫妻恩恩爱爱情同鱼水，没想到大师兄宋雨川因嫉妒而生仇恨，竟乘人不备对朱云飞下了毒手。水莲如遭晴天霹雳，哭得昏天黑地死死活活，本想追赶宋雨川以死相拼为丈夫报仇雪恨，可是，老父瘫痪在床无人照看，除了她这个独生女儿别无亲人，她怎能放弃老父不管？只得忍着悲愤任宋雨川逃之夭夭。回到家里后，水莲在街坊邻居帮助下安葬了朱云飞。一个年轻的女人失去了相亲相爱的丈夫，生活没了依靠，支撑着残破的家，日子十分凄凉……要不是为奉养瘫痪在床的老父亲和腹中怀着朱云飞的孩子，她真想一死了之！水莲自叹命苦，终日以泪洗面，在度日如年的挣扎中，一个标致致的秀女竟变得瘦骨伶仃、面如黄纸……半年后，遗腹子降生，水莲又喜又悲，喜的是她给丈夫留下了后代根苗，悲的是儿子生下连父亲的面都没能见到……不管怎样，儿子毕竟给她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使她感到日子有了盼头，更增加了生活的信心。儿子是丈夫的骨血，夫妻恩爱的结晶，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拼着拽着也要把



跟前有多难，就是能够爬到松树上摇动树冠，万一抓不住鬃绳可就要粉身碎骨啊……”龙儿说：“娘，凭孩儿的功夫登崖壁爬上松树并不难，摇动树冠靠拢鬃绳儿自会当心，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总会找到适当的角度、适当的时机，就请母亲放心吧……”母子报仇心切，水莲也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依了儿子，又叮嘱儿子多加小心，千万不可大意。

龙儿毕竟功夫不凡，脚踏崖壁缝隙，如壁虎般缓缓而上，终于攀到石壁上的松树跟前。龙儿歇了一阵后便爬到了松树上，双手抱着树干用力摇动，几次向鬃绳靠拢，均因角度偏差而未果。水莲站在下边看着儿子的冒险动作，吓得心咚咚直跳，浑身的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生怕儿子有一丝闪失……龙儿却毫不泄气，最后终于选准了角度一跃成功！在临近黄昏时，母子俩安全登上了背牛顶。



隐侠 赵老鳇儿



金塔铺是铁门关外的一个小镇，镇上原有一座清元寺，寺内有一座八面七级的古塔。据古塔下一座石碑上的碑文记载，辽代天显年间，该寺住持明源长老发下宏愿，要在寺内建造一座宝塔，老和尚带着众徒弟四方募化，于天显十一年宝塔建成，宝塔顶上塑铜佛一尊，佛冠上铸金翅鸟一只，全身镀金。后因战乱寺院毁于兵火，只有这座宝塔幸存下来。



金塔铺虽然地处边塞，但其地南距永平府城不过一百二十里，又有一条青龙河从北向南贯穿关内外，春、夏、秋三季可通商船。北通凌源、朝阳、内蒙古，金塔铺就成了连接关里关外的货物转运站。到清嘉庆年间，金塔铺已经成了颇具规模的货物集散地，南北商贾亦多在这里进行交易，店铺商号也逐渐发展起来。

这年初冬的一个集日，做买卖的赶闲集逛市场的人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支帐篷的、摆地摊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街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把个金塔铺塞得满满的。镇中心的十字街处比较宽敞，拐角处有一株两搂多粗的老槐树，这里是小镇最热闹的地方。今天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卖艺的蛮子，在大槐树下摆开了场子，一边敲铜锣一边吆喝。人们听到锣声，纷纷围拢过来观看这个江湖艺人耍“把式”。此人不过三十来岁年纪，生得人高马大，相貌凶奇，一双扫帚眉两只牛眼，鼻大口阔。短衣束腰，脚下穿一双青布软底靴，浑身透出一股凌厉之气。只见他步入场子中间挽起双袖拉开架势，双手抱拳道：“诸位父老请了！在下姓朱名天彪，江湖上人称‘黑面虎’。今天来到此地，给众位玩几路拳脚，玩好了大家鼓鼓掌，玩的不好大家多多包涵……”黑面虎说罢便甩掉上衣赤膊裸背耍了一阵拳脚，然后又拿起铁流星，他先叫人端来两盆凉水，对围观的人群说：“诸位，这流星可不是好玩儿的，在下练了三年才练出点儿名堂，今天请诸位看看我黑面虎玩流星的功夫。等我把这流星耍开，谁能把这两盆水泼到我身上一滴，我黑面虎立刻收拾摊子走人！”旁边看热闹的人中有两个小伙子走到前边，对黑面虎说：“我俩来试试！”黑面虎拱手微笑道：“谢谢二位兄弟！待在下耍开流星叫你们泼水

思……”

赵老鳊儿如此大胆，不慌不忙，一字一板，语音铿锵义正词严，着实令围观的人大吃一惊！

要说这个赵老鳊儿，金塔铺人认识他的倒不少，因为他逢集日便来摆小摊卖红伤药。人老实巴交，又是个闷葫芦，鳊头鳊脑，不爱说话。别人摆摊卖货既喊又叫，说得天花乱坠，满嘴冒白沫儿，他却坐在摊子后边一声不吆喝，所以人们都叫他“赵老鳊儿”。今天，这个赵老鳊儿竟敢无视黑面虎的淫威，严厉斥责黑面虎的不义之举，这不是找死吗？莫非他吃了熊心豹子胆？望着这紧张的场面，在场的人个个都为赵老鳊儿捏着一把汗，一颗颗心仿佛要从胸膛里跳出来！

黑面虎见面前这个土里土气的庄稼老儿面无惧色地训斥他，便仰天大笑道：“哈哈！你这小老头竟敢大胆前来教训你朱老爷，你八成是活腻了吧？我朱某看在你一把年纪的分上不忍伤害你，还是躲远着点儿吧，别在这儿碍你朱爷爷的手脚！”

赵老鳊儿道：“师傅此言差矣，皇上老子也得讲理，有理讲倒人，没理才打倒人，无视天理国法，就凭你身上的功夫任意胡为，恐怕行不通吧？”

黑面虎立刻变了脸色，厉声吼道：“少啰唆！再不滚开，我可就不客气了！”

赵老鳊儿嘿嘿笑道：“我要是怕你也就不跟你啰唆了，今儿个我这一把瘦骨头就交给你了，来吧！”

哎哟！这小老头口气好硬啊！黑面虎把两只牛眼一瞪：“好，今天我黑面虎成全你，送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老东西上西天！”说罢便一拳向赵老鳊儿打过来！围观的人个个都吓得闭



上了眼睛不敢看了，这一拳下去赵老蔫儿可就没命了……就在这瞬间那赵老蔫儿“嗖”地一个腾跃竟跳到黑面虎的身后，伸出手掌在黑面虎的背上轻轻一拍，黑面虎“哎呀”一声惨叫登时趴倒在地上！赵老蔫儿把黑面虎扶了起来，只见那黑面虎的背上竟是一片铁青！赵老蔫儿呵呵笑道：“恕小老儿不恭，回老家养着去吧……”

黑面虎忍着疼痛龇牙咧嘴地收拾起摊子，灰溜溜地离开了金塔铺……

黑面虎屁滚尿流，围观者人心大快！这赵老蔫儿本地土生土长，貌不出众语不惊人，金塔铺人只知他是个卖“红伤药”的，人们就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有今天的惊人之举！其实，赵老蔫儿这一身功夫可是石打石硬碰硬的，只是他一向藏而不露，对于他那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更是缄口不提。他本想就这样土拉吧唧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宁被人家下眼瞧也绝不惹事生非。没承想，今天这个黑面虎给他创造了这个不得已的机会，才使他本来不想显露的功夫得以显露……

赵老蔫儿幼年家里很穷，穷人家的孩子八岁开始给财主家放羊，12岁就上山打柴。十三岁那年冬季的一天，他赶着小毛驴驮着干柴去关里的建昌镇市上去卖，卖了钱买些油盐，没想到回家时在半路上一个僻静的山湾处遇上一个劫匪。那劫匪是个赌鬼，把钱输光了就干些偷鸡摸狗或拦路抢劫的勾当。他手里提着根大木棒，想把这个小孩子吓唬住乖乖地把衣兜里的钱掏出来。别看小蔫儿人小，胆子却挺大，说什么也不肯把几个辛苦钱白白交给劫匪。劫匪见这个小孩子不肯就范，举起木棒就要打。可是，眼快手疾的小蔫儿拾起路边的两颗小石子块猛地甩了出去——“啪”地一下正好打在劫匪提木棒的手

上！劫匪“妈呀”一声怪叫，手中的木棒吧嗒掉在了地上！小鳶儿紧接着第二颗石子又打了过来，正好打在劫匪的另一只手上！劫匪又是一声惨叫，便转身没命地逃跑了……

这一切正好被一个过路的中年人看见了。中年人见小鳶儿如此勇敢又有智谋，甩石子的功夫如此厉害，心里很是佩服！于是，便走过去对他说：“你这甩石子的功夫是跟谁学的？”小鳶儿说：“是我自己练的。”中年人说：“怎么练的？”小鳶儿告诉中年人说，他八岁就开始给人家放羊，那羊儿满山跑，他人小追不上，就甩石子揽羊。一来二去的就练得弹无虚发、百发百中了。那些贼性的羊有的被他用石子打掉了犄角，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为此曾几次遭东家的打骂，后来就被东家解雇了……中年人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拍着小鳶儿的肩头说：“好小子！我今天路过这里，方才隐在树丛旁边看见那人劫路，正想出来帮你的忙，没想到你自己就把他给收拾了！实话对你说，我也练了些功夫，不过我跟你练的不一样。你用石子打人，我用草棍儿、树叶都能打人。你看着，我给你表演一个……”中年人说着手在路边折了一根细草棍儿，让小鳶儿伸出左手，中年人用草棍儿在小鳶儿左手背上轻轻地抽打一下。小鳶儿立刻感到手背钻心样的疼，抬起手一看，手背上现出一条细细的血印！中年人就伸手给小鳶儿揉了揉，小鳶儿这才感到不那么疼了。中年人一边用手摩挲着小鳶儿的头，一边爱抚地说：“这是比较简单的，还有许多更厉害的呢……今天也算是有缘，如果你愿意跟我学，我就收你做徒弟……”

小鳶儿觉得这个中年人如此了得，当然愿意，于是，扑通跪倒在中年人面前连磕了三个头，亲亲地叫了一声“师父”。中年人伸手将小鳶儿搀起说：“快起来，跟师父走

的伤，死的死，几个有好结果的？为师现在才有所彻悟，故此，师父不想再让你生活在武林争斗的旋涡里。我死后，第一，你不要到官府当差，第二，不要到镖局谋事。你家有高堂父母，你要回乡隐居，以农耕为本，殷勤侍奉父母，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千万不要轻易出头露面……这样，为师九泉之下也就心安无忧了……”赵老蔫儿跪在师父面前连连叩头，痛哭流涕地说：“师父，您老的良苦用心徒儿明白了，一定谨遵师父的嘱咐……”

师父临终前又将一种名为“金钱散”的秘方传给了赵老蔫儿。师父告诉他那“金钱散”是一种武林中秘传的神奇的红伤药，无论外伤内伤轻伤重伤，或外敷或内服三日即愈。武林剑侠或绿林大盗在争斗中谁也难免受伤，所以，他们都千方百计想得到“金钱散”的秘方。为保住这个秘方不落入无良之辈手中，师父费了许多心思，也吃过不少苦头。现在将秘方传给赵老蔫儿，总算有了可靠的传人。这秘方也足够赵老蔫儿日后维持生计。师父又谆谆告诫他，秘方世代传下去，但要严教子孙恪守医德，重在为贫民解除痛苦，不可牟取暴利……

师父去世后，赵老蔫儿悲痛万分地安葬了师父，然后毅然地回到了故乡。赵老蔫儿回到家乡时，乡亲们见这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衣着不整，肩上的褡裢瘪瘪的，身无长物。在外边混了这么多年，现在又回家来种庄稼，都觉得赵老蔫儿没什么大出息，谁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当然，别人怎么看待他赵老蔫儿也不在乎，他每天早出晚归，一边老实地耕种田地，一边自制“金钱散”红伤药，每逢金塔铺集日就在街边上摆个小地摊卖药，赚些钱奉养老爹老娘。因为他制的红伤药对跌打损伤、刀伤、烧烫伤效果神奇，治一个好一个。而赵



燕身子旋空而起，轻轻地落在一株高大的白杨树梢头，那杨枝细梢纹丝未动，赵老鳧儿稳坐梢头，神态悠然，如禅定老僧……

鲁世全惊得目瞪口呆，白发老者哈哈大笑着对鲁世全说：“徒儿，这回该长见识了吧？世全，你输了——仔细看看你的前胸吧，人家可是给你留了好大的面子呢！”

鲁世全低头一看，顿时骇得脸色煞白——果然他的胸前印着一个清晰的脚印……鲁世全惊诧不已，他心里全然明白了，对手果然是脚下留情了……

老者扬起头对杨树梢头的赵老鳧儿摆摆手说：“快快下来见见师叔吧……”

赵老鳧儿从杨树枝头轻轻一纵落在老者面前，一脸诧异地望着老者说：“老人家自称是我的师叔，请老人家指点明白，不然在下岂敢高攀？”

老者笑道：“不认识师叔，但你应该知道有一位无敌金掌周振雄吧？”

赵老鳧儿闻言现出一脸惊愕，扑通跪倒在老者面前：“原来真是师叔到此，小侄多有冒犯，给师叔赔礼了……”

老者扶起赵老鳧儿满脸盈笑道：“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贤侄快快请起，此事都怪师叔对门下管教不严，不肖之徒丢了我的脸面，幸亏遇上贤侄，不然我周振雄的牌子就让黑面虎这个败类给砸了……”

原来赵老鳧儿的师父名叫卢振英，师父曾对赵老鳧儿多次讲过他的师弟南侠周振雄，师兄弟二人是无念大师的两个得意门徒，大师将绝世轻功和无敌金掌分别传授给两位徒弟。师兄弟二人下山后分居南北，卢振英以绝世轻功名贯北方，周振